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高僧傳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王爾烈

檢討

臣

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菴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張楷

謄錄監生臣許祖悅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二十

宋 釋贊寧 撰

感通篇第六之三

正傳二十二人附見四人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傳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寶修禪師服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間焉詔入內賜摩訶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

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
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
將來謁詵禪師寂預誠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
灑埽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
王暉本黃冠也景雲中曾立少功刺于是郡終于釋子
包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唯寂久不
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為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
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暉其如吾何迨乎王公上官三日

縑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曄微怒也
屈諸僧升廳坐已將啟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悖興
僧皆股慄曄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
如被擗頰之聲禺中氣絕自此人謂為妄欲加諸道人
一至于此寂以開元二十二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
資中至今崇仰焉

唐代州五臺山華嚴寺無著傳

釋無著永嘉人也識度寬明秉操貞確留神大道約志

遊方抵于京師雲華寺就澄觀法師研習華嚴之教凡
諸經論志極旁通然于華藏海終誓遨遊以大厯二年
入五臺山肆欲觀聖人之境界五月到華嚴寺挂錫始
于堂中啜茶見老僧寢陋據北床問曰子從南方來還
費數珠請看著乃躬度之迴視之間失僧之所于時神
情惝怳疑喜交生曰昔僧明入此覩石臼木杵後得入
聖寺獲見聖賢我願止此其為快乎次由般若經樓見
吉祥鳥羽毛蒨絢雙飛于頂上望東北鼓翼而去明日

有白光兩穗入戶悠颺少頃而滅同房僧法等見而驚
怪言曰此何祥也願期再現斷衆生疑尋覲光如前因
往金剛窟望中致禮方坐假寐聞叱牛三聲云飲水一
翁古貌環形服麤短褐曳麻屨中裏甚異著乃迎執其
手問從何來翁曰山外求糧用來居在何地云求糧用
在臺山翻質著云師何戾止答曰聞此有金剛窟故來
隨喜翁曰師因耶答曰否曰既不因憊何輒睡乎著曰
凡夫昏沉胡可怪哉曰師若昏沉可去啜煑葷乎翁指

東北見精舍相距數步餘翁牽牛前行著躡躑而隨至
寺門喚均提三聲童子應唯開闔年可十四五垂髮齊
眉衣褐襦牽牛入寺見其地盡是琉璃堂舍廊廡皆耀
金色其間華靡非人間之制度翁踞白牙牀指錦墩揖
著坐童子捧二甌茶對飲畢擎玳瑁器滿中酥酪各賦
一匙著咽之如有所證神府明豁悟宿事焉翁曰師出
家來何營何慮乎有修無證大小二乘染指而已曰未
知初出家時求何心著云求大乘菩提心曰師以初心

修即得又問齒臘幾何三十一矣翁云師之純淑年三十八則其福根茲植此地而榮茂歟且徐徐下山好尋道路勿傷厥足吾年老朽從山外來困極欲偃息也著請寓一宵可乎曰不可緣師有兩伴相隨今夜不見師歸憂愁曷已此乃師有執情在著曰瞿曇弟子有何執處雖然有伴不顧戀他又問持三衣否曰受戒已來持之曰此是封執處著曰亦有聖教在若許住宿心念捨之脫有強緣佛故聽許曰若依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宜

從急護翁拂襟投袂而作著亦趨行翁曰聽吾宣偈一
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究竟碎為塵一
念淨心成正覺著俯聽凝神謝曰蒙宣密偈若飲醍醐
容入智門敢忘指決丈人可謂知言銘刻心府翁喚均
提可送師去臨行拊背曰好去著再折腰與童子駢肩
齊步至金剛窟前問童子此何伽藍不懸題額童子指
金剛窟反問著云伊何窟乎曰先代相傳名金剛窟童
子曰金剛下有何字著惟忖少選曰金剛下有般若童

子呪爾適入者般若寺也著携童子手揖顧而別童子
瞠目視著如欲吐辭著曰送我可以言代縞帶與玉玦
乎童子遂宣偈呪云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裡無瞋吐妙
香心裡無瞋是珍寶無染無垢是真常偈終恍惚之間
童子及聖寺俱滅唯見山林土石恨恨盈懷歔歔不已
歎曰緒言餘論若笙鏞之末響猶在乎耳諦觀山翁立
處有白雲冉冉湧起去地尋常許變成五色雲霓上有
大聖乘師子而諸菩薩圍遶食頃東方白雲一段漸遮

菩薩面羣像與雲偕滅著脩見汾州菩提寺主僧修政等六人相將還至窟前作禮忽聞山石振吼聲如霹靂諸僧奔走良久寂無所覩著遂陳遭遇六人悔責不見聖容咫尺繇邈知罪障之屏翳歟著遂隱此山而終元和中門人文一追述焉

唐真定府普化傳

釋普化不知何許人也秉性殊常且多真率作為簡放言語不拘躬事盤山積禪師密密指教深入堂奧誠令

保任而發狂悖嘗與臨濟玄公相見乃對之以之驢鳴
旁侍無不哂笑直時歌舞或即悲號人或接之千變萬
態略無恒度一日擎挾棺木巡街徇戶告辭云普化明
日死去時視之知不可訾趙人相率隨送出城東門而
揚言曰今日葬不合青烏經二日出南門人亦隨送又
曰明日方吉如是西門北門出而還返人頗意怠一旦
坐于郊野如入禪定焉禪宗有著述者以其發言先覺
排普化為散聖科目中言非正員也矣

唐漢州棲賢寺大川傳

法炯

釋大川不知何許人也沉默自居節操彌厲戒無寢穴
言不浪施于漢州棲賢寺行四聖種法克苦既增川也
其樂也泄泄繇竹之人無夙少率皆宗奉及乎終也卧
于寺外白衣具牀榻相率昇歸寺中務營喪禮方當屍
舉無何雙鹿引前若騶導焉始履門闕寺額奮然墮地
遠近驚嘆又此山靈異不容麤鄙有僧深藏者不謹愿
多所違犯神人擲于山下可七里許唯傷足指從此無

不悛革守戒者大厯初北山變成黃金色上有樓閣菩薩行道斯須之間萬形千狀川素居此寺與地俱靈留影供養如事靈祠焉次閩城法炯者未詳何許人也行頭陀法克苦克勤激勸閩人辭氣剛直聞海壇練門江內有巨鐘相傳云昔有人往廣州募鑄信鼓巨艦至此忽值風濤沉溺每月望日其潮大至水退其蒲牢乃出可容一人從中穿過約其周圍徑一丈餘大厯中炯欲出此鐘先于開元寺設大會齋誦呪令一小僧詣龍宮

乞鐘于人世擊扣以警晨昏小僧見海神曰我借以鎮海別與小珠三顆為信當爾時小僧有如夢覺珠在手焉

唐西域難陀傳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乎其為人也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于岷蜀時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嘗入水不濡投火無灼能變金石化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

或大醉狂歌或聚衆說法或將深惡之亟令擒捉喜被捉隨至乃曰貧道寄迹僧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曰此皆妙于歌舞或將乃重之遂留連為置酒肉夜宴與之飲唱乃假襦袴巾櫛三尼各施粉黛並皆列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欲半酣喜謂尼曰可為押衙蹋舞乎因徐進對舞曳練迴雪迅起摩趺伎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喜乃咄曰婦女風邪喜忽起取戍將刀衆謂酒狂坐者悉皆驚走遂斫三尼頭皆踏于地血及數丈戍

將大驚呼左右縛喜喜笑曰無草草也徐舉三尼乃筇竹杖也血乃向來所飲之酒耳喜乃却坐飲宴別使人斷其頭釘兩耳柱上皆無血汙身即坐于席上酒巡到即瀉入斷處面色亦赤而口能歌舞手復擊掌應節及宴散其身自起就柱取頭安之輒無瘢痕時時言人吉凶事多是謎語過後方悟成都有人供養數日喜忽不欲住乃閉關留之喜即入壁縫中及牽之漸入唯餘袈裟角逡巡不見來日見壁畫僧影其狀如日色隔日漸

落經七日空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滅有人早見喜已
在彭州界後終不知所之

系曰難陀之狀迹為邪正邪而自言得如幻三昧與無
厭足王同此三昧者即諸佛之大定也唯如幻見如幻
不可以言論分境界矣四佛通有如幻通能轉變外事
故難陀警覺庸蜀之人多尚鬼道神仙非此三昧不足
以化難化之俗也

唐壽州紫金山玄宗傳

釋玄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于本部
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為師照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
江陵詞朗禪師門若真金之就冶馬決了疑貳復振錫
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
噬行商或傷樵子避苛政者哭婦甚哀從宗卜居哮嚙
絕迹自爾入山者無憚矣一日禪徒擁集見一老父趨
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予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
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

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厯二年囑別門徒溘然化矣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唐袁州陽岐山廣敷傳

釋廣敷俗姓鄭南燕人也少依京望大德思浩下承乎法訓登戒畢遊嵩少兩京遇神會禪師大明玄旨至宜春陽岐山挂錫是中峯巒積翠洞穴涉幽芝菌之苗叅于草卉敷終日瞑目木食度辰時有莢冠羽帔馭鶴騄鸞者始則乍往倏來後則登庵造膝其仙客所到必輕

雲薄霧隨步而至擁從者天丁力士令遠去對晤談論
移晷其後道化既成于貞元元年三月四日入滅春秋
九十一云

系曰神仙道異談論豈同乎通曰昔小有真人能談空
理方諸山神仙建浮圖者信崇佛道止不削染號在家
菩薩又雪山諸仙善五明論求度者同也然其相似道
必須甄簡若西域二十諦中五唯量五大與釋氏法名
同所計天殊良難區別哉

唐鄧州烏牙山圓震傳

釋圓震姓陳中山人也少警悟而尚學入庠序研究五經修遇雲遊沙門寓宵其父為州衙吏酷有道心留是僧供施震禮奉其僧聽其談道頗覺入神捨儒典披釋經頓辭所愛往白磁山禮智幽為師受教後遇荷澤禪師得法隱南陽烏牙山先是山中多巨蛇澤穴有毒龍鄉人患之及震居此二物潛蹤曾有一人形服且異致拜乃曰我在此已二百歲今感無心之化絕慮之修吾

曹冥感超昇可非師之力歟貞元六年終享齡八十六
弟子奉全身入塔焉

唐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

釋地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慈心而貌惡穎悟
天然七尺成軀頂聳奇骨特高才力可敵十夫嘗自誨
曰六籍寰中三清術內唯第一義與方寸合于時落髮
涉海捨舟而徒振錫觀方邂逅至池陽覩九子山焉心
甚樂之乃逕造其峯得谷中之地面陽而寬平其土黑

壤其泉滑甘巖棲澗汲趣爾度日藏嘗為毒螫端坐無
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補過
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淅潏然時謂為九子山神為湧
泉資用也其山天寶中李白遊此號為九華焉俗傳山
神婦女也其峯多冒雲霧罕曾露頂歟藏素願持四大
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信士為繕寫得以歸山至德年
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雲日鮮明居
唯藏孤然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

烹而食之羣老驚嘆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建中初張公嚴典是邦仰歲之高風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青白不礫如麵而供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號為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塔矧取之無盡以貞元十九年夏忽召衆告別罔知攸往但聞山鳴石隕扣鐘嘶嗷加趺而滅春秋九十九其

屍坐于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舁之動骨節若撼金鑠焉乃立小浮圖于南臺是藏宴坐之地也時徵士右拾遺費冠卿序事存焉大中中僧應物亦紀其德哉

唐婺州金華山神暄傳

釋神暄俗姓留建陽人也幼而沉靜非問不言客遊婺女入開元寺志願出家焉無何本郡太守入寺訪其師見暄神彩朗鍊太守善相人也顧之數四且曰是子真

出塵之器異日承受深法千衆圍繞必超上果非凡氣也乃誦七佛俱胝神呪昏曉不絕納戒畢于金華山北洞百家巖有石穴暄居中止息不構庵室作露地頭陀復無牀榻然有神人吐紫色雲氣而高覆之遐望冉冉猶獨柱觀焉其神人時來問道拱手白暄曰赤松洞之東峯有林泉卓異師可居之否暄隨請往住數年越多徵瑞貞元二年遇志賢禪師問暄如此持誦魔事必生欲滅魔怨須識身本身本既真無魔無佛豁然開悟理

事俱成神呪功倍元和八年范啟中丞知仰遣使賁乳香羶罽噐皿施暄並迴施現前大衆次中書舍人王仲請于大雲寺為衆受菩薩戒十二載平昌孟簡尚書自會稽甄請不赴八月俄迴舊山人莫詳測候云示滅春秋七十六弟子建塔焉一云暄在金華山北多寒少陽神人問曰師須何物曰吾在山之陰苦于凜冽神曰小事耳至夜聞喧闐之聲明旦見一小峰移矣

唐澧州開元寺道行傳

釋道行姓楊桂陽人也自生以來神府聰利肌體冰雪如也年甫十二心誓慕道于南岳般若道場受學于鍾陵求訣自默證法號自在三昧由此布納蒲鞋用資殘息而已就澧陽西南伐木為室方丈而居虎豹多伏于牀榻之間後有賁材殖為營堂宇曾未浹旬一皆周具視之寂無人焉始知鬼神捨材輸力也太守苦召居州治開元寺未久元和十五年終年六十九焚舍利建塔焉

唐徐州安豐山懷空傳

釋懷空姓梁氏閬州人也幼適本州耆闍山廣福院削
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于大寂禪法洗然明暢後至彭
城安豐山挂錫宴默不數載間成大伽藍嘗有一僧乘
空而至遶垣牆不息或躡蓮華或時履地人或瞻覩數
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却來依附言訖不見空
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年二月方遷入
塔云

唐洛京慧林寺圓觀傳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也居于洛宅率性疎簡或勤梵學而好治生獲田園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也此外施為絕異且通音律大厯末與李源為忘形之友源父愷居守天寶末陷于賊中遂將家業捨入洛城北慧林寺即愷之別墅也以為公用無盡財也但日給一器隨僧衆飲食而已如此三年源好服食忽約觀遊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遊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

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
道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
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襦負嬰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
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
奚獨泣為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托身之所也已逾
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釋
氏所謂循環者也請君用符咒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
冀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

認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于錢塘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之一行致觀到此哀慟殆絕召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親族畢集以枯魚濁酒饋于水濱李往授符水觀具其沐浴新其衣裝觀其死矣孕婦生焉李三日往看新兒襁抱就明果致一笑李泣具告王氏王氏厚葬觀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山寺其夜桂魄皎然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

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
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
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
潜然觀又歌竹枝杳裊前去詞切調高莫知所謂歎曰
真得道之僧也咫尺懸隔聖凡路殊諒有之乎初源忿
父遇害賊庭時方八歲為羣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
家凡六七年歸于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府掾源遂絕酒
肉不婚娶不役童僕常依慧林寺寓一室隨僧齋食先

命穴其野以備終制時時往眠其間至于榮辱是非一
皆均等也時相國李公德裕表薦之遂授諫議大夫于
時源已年八十餘矣抗表不起二年而卒長慶二年也
系曰圓觀未死先寄胎者聞必不信何耶違諸聖教也
嘗聞閩尼多許族姓家婦女為兒云便來也及終有以
朱題髀當日有家生子身有赤文便來二字焉此類亦
多莊子所謂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于教也其或竺乾
異計有教未來佛或別會曾談見有我宗自許若然者

未可定執已行之教矣其如觀也果證高深同智論中
多種不思議也心思言議千里難追矣

唐江州廬山五老峯法藏傳

釋法藏俗姓周氏南康人也穉齡爽俊始妍尋史籍而
于醫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妙用焉有門僧卧疾
幾云不救藏切脉處方信宿平復其僧多接談玄自爾
萌出塵之想年已長矣懇辭親投本郡平田山寶積院
從願師下受教納戒後遊謁大寂禪師言喻若石之投

水脩然北下廬山登五老峰愛其靈異獨止寒林采橡
栗掬溪澗聊延形氣而止數年有二仙乘雲而來終日
談論或留宵宿或經月不來或繼日而至他人有見者
旁說不同及乎學僧臻萃全無蹤跡又一日告辭藏云
且歸山去師當好住由是道且馨香檀越共營一院實
厯中示滅年八十二其年三月四日入塔云

系曰藏隱五老峯時二仙來終日談論者何通曰昔劉
向輯列仙云若干人見于內典歟又裴周桐柏三真人

弟子各半學佛法可非來問道乎詩中草蟲之應阜螽
同也

唐洛陽香山寺鑑空傳

釋鑑空俗姓齊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于學而寡記
持壯歲為詩不多靡麗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干
謁侯伯所潤無幾錢或盈貫則必病生用罄方差元和
初遊錢塘屬其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寺至孤山寺西
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

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蓋以空未為僧時名君房也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于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饑人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于知前生事耳空饑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呻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

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
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
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
為赳赳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
得解脫獨汝為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
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
完乎坐于饑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
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聲清終不可致

質樸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于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太和元年詣洛陽于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瑱親說厥由向瑱聞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

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理詰之默然無答乃索理筆硯題數行于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河沙兔而罍犬仍拏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系曰食梵僧之棗而知宿命者與茹雪山之藥解諸國言音同也覽鑑而知吉凶者與窺圖澄塗麻掌同也食棗臨鑑豈偶然耶非常人之遇也其空公題識而答塞柳垵之問驗在會昌之毀教矣時武宗勒僧尼反俗計

二十萬七千餘人圻寺並蘭若共四萬七千有奇故云興一沙衰恒河沙免而置犬仍拏言殘害之甚乙丑毀法丙寅厭代佛法喻寶檀之樹終不絕其華藹芬馥故云也苟非異人何以藏往考來之若是乎

唐廣州羅浮山道行傳

釋道行姓梅氏會稽人也父為越州衙吏行弱齡知書比成造秀有僧分衛行接之談道頗精禪觀遂求出家至四明山保壽院智幽所稟訓進修拾薪汲水後遊南

岳聞江西大寂道化往親附焉思養聖胎見羅浮奇異
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仙人仙禽玉樹朱
草生于上半入海中行居于石室默爾安禪然或山精
水怪往往驚鳴行視之蔑如也有老人容貌端正衣冠
華楚再拜稽顙云我居此中僅二百載今因師住冥感
匪躬逍遙脫苦歸人趣受樂矣其感物多此類也寶曆
九載疾終春秋九十五其年九月十八日入塔焉

唐潞州普滿傳

釋普滿者未知何許人也于汾晉間所為率意不拘僧體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斥事往必有徵故時人以強練萬迴待之或入稽胡激勸修善至有罷弋獵者建中初于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朱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後人莫能知至朱泚為涇源叛徒推擁駕幸奉天于時天下徵兵闕輔賊據圍逼連戰人方解悟此水者泚也涇水者涇州來兵始亂也雙朱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元年

乙丑乙木青也丑牛也其年改元貞元至二年丙寅丙火赤也寅虎也至是賊始平故曰還號太平年也

唐江陵府些些傳

食油師

釋些些師又名青者蓋是不與人文狎口自言些些故號之矣德宗朝于渚宮遊衣服零落狀極慙癡而善歌河滿子縱肆所為故無定檢嘗遇醉伍伯伯于塗中辱之抑令唱歌些便揚音揭調詞中皆訐伍伯從前陰私惡迹人所未聞事伍伯慙惶旁聽之者知是聖僧拜跪

悔過焉貞元初多入市肆聚羣小隨逐楚人以興笑本
矣後不測其終次有僧慙狂遊行無度每斷中唯食麻
油幾升如見巨器盛施之則喜荆渚一家特召啜麻膏
是日又在湖南齋分身應供號食油師焉

系曰些之聲為商為羽耶通曰傳家采錄其例有二一
則按文不音二則口授知韻今得些者按文也若楚詞
聲餘則蘇箇切也若山東言少則寫邪切焉此師荆楚
間事也其二音以聽來教些名同鳥獸之自呼也

唐吳郡義師傳

証智薦福
寺老僧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亂貞元初
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
間義師輒操斧斫剗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
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
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
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穢蓋木佛像悉代薪炭又
于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坌彌漫撫掌大笑不具

七筋而食面垢不蹟蹟之輒陰雨吳人以為占候及將死也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肢不摧百姓舁出郊外焚之又京兆安國寺僧事迹不常熟地而燒木佛所言人事必無虛發此亦不測之僧也復次京師永壽寺釋証智不詳生族貞元中于京寺多發神異而衆罔知或畫在張瀆蘭若治田夜歸寺中其蘭若在漢陰金州相距京甸七百里焉時號智禪師此之長足安法雲公也皆能致遠于

瞬息間道家謂之縮地脉而能陟遐矣若于色塵作神
變雖遠而近也次薦福寺老僧專務誦持罕有間缺言
未兆事來如目擊太和初相國韋公處厚好重空門逐
月別召名德僧食老僧見韋新登庸曰大奇相公得如
此好減度處人皆不喻後因奏對于文宗御前疾作僵
仆殿階及扶舁出殿前氣已絕矣方驗老僧言死在內
殿中故云好減度處即開成中也後不知其終

唐唐州雲秀山神鑒傳

釋神鑒姓韓氏潯陽人也穉歲淳靜而不雜羣童父為齊安掾且歸心釋氏嘗于廨署陳像設命僧徒讚唄揚音法樂俱作鑒則喜色盈顏隨僧不捨求願出家父母無計阻之潛投東林寺貞素律師下修學後講通大涅槃經義乃南格豫章叅大寂禪師續于懷安西北山居焉是山先是猛獸旁午率多作害從鑒居之虎穴弭息遠近稱之忽有戴平幘男子望法座致禮勤重倏爾無蹤七日後有冠裳宛異者于方丈前升空宣言曰此大

師者真法寶也開人天眼目故來報之其徒聞見知鑒
道高會昌四年入滅八月十五日藏之于塔凡得道之
人地神報空神展轉至于有頂于斯見矣

唐天台山國清寺清觀傳

釋清觀字明中臨海人也姓屈氏初誕彌手足指間有
幕蹠屬相著焉佛經所謂網漫相也迨為童孺神俊挺
然乃有出塵之志遂詣國清寺投元璋律師執侍瓶鉢
非父母不沮之若迦樓羅鳥啄幾萬重圍矣年十八納

形俱法良由善根深植悟解天然台嶺教文洞明三觀
兼得深定神異通感皆莫我知少覽百家彌通三教仍
善屬文長于詩筆凡其邦伯輜軒皆嚮風造謁觀則持
重若嚴君馬見則畏服祇就几杖以待貴士或施財寶
皆迴入常住罄無私蓄或曰貴人所施皆充別施何不
已用耶對曰恨未能捨頭目況世財乎大中初天下寺
刹中興觀入京請大鐘歸寺鳴擊并重懸勅額則集賢
院學士柳公權書題也柳復有詩序送其東歸復請藏

經歸寺大中癸酉江表荐饑殍踣相望觀遂併糧食施之又山僧物外度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時當以磬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矣一旦溪南人命觀齋食可去寺二十里餘其夜溪澗泛溢無人可渡謂觀不來頃刻而至且無淹濕作用可知也人皆異之遠近瞻禮日別盈滿喧擾可厭乃逃往翠屏山蘭若獨棲續天台山衆列請為僧正乃佯狂隱晦州牧杜雄遂奏昭宗宣賜紫衣觀聞之若愁思不樂後

無疾而終焉

唐洪州黃蘗山希運傳

釋希運閩人也年及就傳鄉校推其慧利乃割愛投高安黃蘗山寺出家迨成長也身量減王商裁一尺所額間隆起號為肉珠然倜儻不羈人莫輕測而乃觀方入天台偶逢一僧偕行言笑自若運偷窺之其目時閃爍爛然射人相比而行截路巨礮泛泛湧溢如是捐笠倚杖而止其僧督運渡去乃強激發之曰師要渡自渡言

訖其僧褰衣躡波若履平陸曾無沾濕已到彼岸矣迴
顧招手曰渡來運戟手呵曰咄自了漢早知必斲汝脛
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縱能傷我只取辱焉
少頃不見運懌怍自失及薄遊京闕分衛及一家門屏
樹之後聞一姥曰太無厭乎運曰主不恩賓何無厭之
有姥召入施食訖姥曰五障之身忝嘗禮惠忠國師來
勸師可往尋百丈山禪師所惜巍巍乎堂堂乎真大乘
器也運念受二過記薊攸同乃還洪井見海禪師開了

心趣聲價彌高徇命居黃蘗精舍昇平相裴公休欽重
躬謁有詩贈焉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
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
里香華結勝因願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則
裴相得法出運之門以大中中終于所住寺物謚斷際
禪師塔名廣業語錄而行于世

宋高僧傳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二十一

宋 釋贊寧 撰

感通篇第六之四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三人

唐五臺山法華院神英傳

釋神英罔知姓氏滄州人也宿緣悟道卅歲從師諷誦
精勤日夜匪懈年當應法受具後乃杖錫萍遊尋訪知
識早通玄話兼擅論經相次叅神會禪師謂英曰汝於

五臺山有緣速宜往彼瞻禮文殊兼訪遺跡既承指授以開元四年六月中旬到山瞻禮於僧廚止泊一日食畢遊於西林忽見一院題曰法華英遂入中見多寶塔一座暉粲繁華如法華經說同也其四門玉石功德細妙光彩神工罕測後面有護國仁王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之像前有三門一十三間內門兩畔有行宮道場是文殊普賢儀仗三門外狀臺山十寺杳然物外觀瞻浩蕩神情恍懌英試出院又見衆僧且非恒所見者而

多詭異疑豫未決遂出門東行可三十步忽聞閉戶鏗
然迴目視之了無一物英乃悲泣曰此大聖警悟我邪
於此地必有緣矣遂於髣髴多寶塔處結庵而止乃發
願曰我依化院建置一所住持日居月諸信施如林歸
依者衆遂召工匠有高價者誓必酬之乃於易州千里
取乎玉石用造功德細妙光瑩功侔所見其壁乃王府
友吳道子之跡六法絕妙為世所尚此院前後工畢因
號法華耳英說法住持其齊整若剪裁焉後無疾召門

人囑付而終春秋七十五今墳塔存矣

唐五臺山華嚴寺牛雲傳

釋牛雲俗姓趙鴈門人也童蒙之歲有似神不足遣入鄉校終日不知一字惟見僧尼合掌有畏憚之貌年甫十二二親送往五臺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禮淨覺為師每令負薪汲水時衆輕其朴鈍多以謔浪歸之年滿受具益難誦習及年三十有六乃言曰我聞臺上恒有文殊現形我今跣足而去儻見文殊惟求聰明學誦經

法耳時冒寒雪情無退屈至東臺頂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何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從何道上何無屨跡曰吾雪前來老人却問雲曰有何心願犯雪徒跣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為僧自恨昏鈍不能誦念經法此來欲求見文殊只乞聰明果報老人曰奇哉又曰此處不見文殊更欲何之雲曰欲上北臺去老人曰吾意亦然曰請師先行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自西而去薄暮方到北臺又見老人然火而

坐頗為驚怪問曰適於東臺相別為何先至老人曰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乃猶豫只此老人莫應文殊也雲乃鳴足禮拜老人曰吾俗人也不應作禮唯貪設禮情屬不移良久老人曰休禮候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昏鈍也老人閉目條爾開顏語雲曰汝前生為牛來因載藏經今得為僧而闇鈍耳汝於龍堂邊取一鑊來與汝斲却心頭淤肉即明快也雲遂得鑊度與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教開即開因閉目次

有似當心施鑲身無痛苦心乃豁然似閭室立於明燈
巨夜懸於圓月也雲開目乃見老人現文殊像語雲曰
汝自後誦念經法歷耳無忘又於華嚴寺澗東院大有
因緣無得退轉雲乃行悲行泣接足而禮未舉頭頃不
見菩薩矣雲後下山四支無損凡曰經典目所一覽輒
誦於口明年夏五月遶育王塔行道念經至更初乃見
一道直光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現
寶閣一所前有金牌題云善住雲憶菩薩授記之言依

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焉道化施行人咸貴重於開元二十三年無疾而終俗齡六十三法臘四十四矣雲名亡上字承文殊記識本迹為牛故時號之焉

唐五臺山清涼寺道義傳

釋道義江東衢州人也開元中至臺山於清涼寺粥院居止典座普請運柴負重登高頗有難色義將竹鞋一緗轉質人荷擔因披三事納衣東北而行可五里來於楞伽山下逢一老僧其貌古陋引一童子名字覺一老

僧前行童子呼請義東邊寺內啜茶去乃相隨入寺徧
禮諸院見大閣三層上下九間總如金色閃爍其目老
僧令遣義早還所止山寒難住唯諾辭出寺行及百步
迴顧唯是山林乃知化寺也却回長安大歷元載具此
事由奏寶應元聖文武皇帝蒙勅置金閣寺宣十節度
助緣遂召蓋造都料一僧名純陀為度土木造金閣一
寺陀元是西域那爛陀寺喜鵲院僧寺成後勅賜不空
三藏焉義不測其終

唐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大歷二年，棲止衡州雲峯寺，勤修不懈。於僧堂內粥鉢中，忽觀五彩祥雲，雲內現山寺之東北五十里。已來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入可五里有寺。金榜題云：大聖竹林寺。雖目擊分明，而心懷隕獲。他日齋時，還於鉢中五色雲內，現其五臺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穢惡。純是池臺樓觀，衆寶莊嚴。文殊一萬聖衆，而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

未決歸院問僧還有曾遊五臺山已否時有嘉延曇暉
二師言曾到言與鉢內所見一皆合符然尚未得臺山
消息暨四年夏於衡州湖東寺內有高樓臺九旬起五
會念佛道場六月二日未時遙見祥雲彌覆臺寺雲中
有諸樓閣閣中有數梵僧各長丈許執錫行道衡州舉
郭咸見彌陀佛與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
高大見之者皆深泣血設禮至酉方滅照其日晚於道
場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覲大

聖今何不去照怪而答曰時難路難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留難言訖不見照驚入道場重發誠願夏滿約往前任是火聚冰河終無退衄至八月十三日於南嶽與同志數人惠然肯來果無阻礙則五年四月五日到五臺縣遙見佛光寺南數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略無差脫其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忙入堂內乃問衆云此何祥也吉凶焉在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照聞已即

具威儀尋光至寺東北五十里間果有山山下有澗澗
北有一石門見二青衣可年八九歲顏貌端正立于門
首一稱善財二曰難陀相見歡喜問訊設禮引照入門
向北行五里已來見一金門樓漸至門所乃是一寺寺
前有大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一如鉢中所見者方圓
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
流渠華樹充滿其中照入寺至講堂中見文殊在西普
賢在東各據師子之座說法之音歷歷可聽文殊左右

菩薩萬餘普賢亦無數菩薩圍繞照至二賢前作禮問
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
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為其要唯願大
聖斷我疑網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
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為徑要所
以者何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
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
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

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手摩照頂為授記別汝已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照間已歡喜踊躍疑網悉除又更作禮禮已合掌文殊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禮授教已次第瞻禮遂至七寶果園

其果纔熟其大如盂便取食之食已身意泰然造大聖
前作禮辭退還見二青衣送至門外禮已舉頭遂失所
在倍增悲感乃立石記至今存焉復至四月八日於華
嚴寺西樓下安止泊十三日照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
窟到無著見大聖處處心禮三十五佛名照禮纔十徧
忽見其處廣博嚴淨瑠璃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及
佛陀波利居在一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衆歸寺其夜
三更於華嚴院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聖燈其大

方尺餘照呪言請分百燈歸一畔便分如願重謂分為
千炬言訖便分千數行行相對徧於山半又更獨詣金
剛窟所願見大聖三更盡到見梵僧稱是佛陀波利引
之入聖寺語在覺救傳至十二月初遂於華嚴寺華嚴
院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於七月初夜正
念佛時又見一梵僧入乎道場告云汝所見臺山境界
何故不說言訖不見照疑此僧亦擬不說翌日申時正
念誦次又見一梵僧年可八十乃言照曰師所見臺山

靈異胡不流布普示衆生令使見聞發菩提心獲大利
樂乎照曰實無心祕蔽聖道恐生疑謗故所以不說僧
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尚招人謗況汝所見境界但使
衆生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耳照聞斯語便隨
憶念錄之時江東釋慧從以大歷六年正月內與華嚴
寺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照至金剛窟所親示般若
院立石標記于時徒衆誠心瞻仰悲喜未已遂聞鐘聲
其音雅亮節解分明衆皆聞之驚異尤甚驗乎所見不

虛故書于屋壁普便見聞同發勝心共期佛慧自後照
又依所見化竹林寺題額處建寺一區莊嚴精麗便號
竹林焉又大歷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照與弟子八人於
東臺觀白光數四次有異雲靄靄雲開見五色通身光
光內有圓光紅色文殊乘青毛師子衆皆明見乃霏微
下雪及五色圓光徧於山谷其同見弟子純一惟秀歸
政智遠沙彌惟英優婆塞張希俊等照後篤摯其心修
鍊無曠不知其終絳州兵掾王士詹述聖寺記云

系曰佛成就三身必居三土顯正依報莊嚴故菩薩未
霑國土名但云住處修淨佛國因隨生佛家故華嚴經
有菩薩住處品焉經云唯佛一人居淨土此下不僭上
也若八字陀羅尼經云文殊大願力與佛同境界境界
淨則說法淨則三土義齊也問諸經中佛住王舍城等
可非住處邪通曰此義同名別或可上得兼下也又如
兜率宮院是補處淨域寶陀落清涼支提等山皆是菩
薩淨識所變刹土也若然者淨土與住處義同名異耳

如法照入竹林聖寺見文殊淨境也諸於山嶺見老人童子等則穢土見聖人

唐清涼山祕魔巖常遇傳

釋常遇俗姓陰范陽人也出家於燕北安集寺襟懷灑落道貌清奇晦跡林泉避脫聲利大中四年杖錫離燕孤征朔雪祁亙千里徑涉五峯詣華嚴寺菩薩堂矚文殊睟容施右手中指沃以香膏爇以星焰光騰半日怡顏宛然次徧遊聖境終始兩暮其所覩祥瑞不可勝紀

後至西臺遇古聖跡曰祕魔巖乃文殊降龍之處也遇稽首之際忽見輕雲金光爛爛駭目漸分雉堞方勢如城咸曰金色世界也化事畢復問其處僧曰是地古德嘗止國贈金光照大師名節孤峻神異不測載錄圖記人具爾瞻遇悲喜交感久而不已始結茅茲地滌慮澄神入三摩呬多四十九日烏排華雨人萃香雲揚袂振衣歸依若市乃初興佛廟僧宇十有七年不下山頂日以九會雜華五部等法翫味精課不遺寸陰覺聖力潛

通道出凡境事或禮問他見莫尋士嚮庶歸克念如聖
洎懿皇運末遇易舊規或拊掌大咤或擊石異語類不
經之海記同楚客之佯狂及禍發中原寇盜交騁夷撤
宮壺鑾輅蒙塵因省師言其若合契矣時屬河東武皇
遙嚮真德就山致信追文德元年夏四月命憲州刺史
馬師素傳意邀請遇曰浮世之寵辱我何累哉堅拒遠
徵確乎不拔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召門弟子曰爾可檢
護戒足好住餘生吾與汝訣矣言訖儼然蟬蛻俗歲七

十二僧夏五十一門人太文等哀慟哽絕龍紀初祀四月十八日闍維獲舍利羅凡數十粒文公堅貯孝思旌建靈塔銜哀出入投詣天府武皇賜贈加等文武崇烈及嵐憲等州牧守例刻清俸俾助良因建乎墳塔即以九月二十五日封寔基隧也

唐成都府永安傳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也身裁么麼面色黧黔言音鄙惡而識量寬舒大抵不可貲也大中八年三月中詣成都

云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寺額以其足跋肩輿而至人皆未嘗見其登園而旋溺也故時呼為無漏師安置聖壽寺中且十日白中令俾差僧五六晝夜互守之而伺察焉內外飲食亦略同常人而無解衣去二行之意詳其十辰之積便旋何所畢不可知司徒白公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判官盧求見之謂為小沙彌耳人云此師年已八十餘矣

系曰蜀人謂安公為無漏師者非也夫斷煩惱不復隨

增故永無種習乃稱之無漏今以飲食之餘歸于九孔
安公止二竅不流耳瑜伽云無內逼惱分也然其位次
忍住難知啜茹如常何緣不流二竅觀夫對法論中有
清淨依止住食示現依止住食二種則羅漢菩薩佛也
若然者安公是示現依止住食雖食不食滓穢奚生必
也正名以名其體哉

唐衢州靈石寺慧聞傳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為最常言未預

聖位於五道中流轉非福何憑嘗於澱江鑄丈八金身
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
縣夫妻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為誓呪之曰此鑑鼓鑄
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妻發心之至也迨脫摹露像果然
鑑當佛心胷間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鑑俄遇
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撈攬
捨聞聞去賊徒泳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然已在
其院中若役人用匠不避譏嫌得物見多自提魚貫詣

肩飼工人焉又山路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猪投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率多奇異焉

唐朔方靈武下院無漏傳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第三子也本土以其地居嫡長將立儲副而漏幼募延陵之讓故願為釋迦法王子耳遂逃附海艦達于華土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度沙漠涉于闐已西至葱嶺之墟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

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
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
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牀乃據而坐至夜將
艾霆雷交作其怪物吐氣蓬勃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
瞑目不搖譬如建木挺拔豈微風可能傾動邪持久乃
有巨蛇驤首于膝上漏悲憫之極為受三歸而去復作
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
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磐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

望聞豫相尋遺骸可矣後見長偉而夭矯僵于石上歟
寺僧咸默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
禱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于像
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
有鼠兒猶彈丸許昨左脛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
限滿獲應羣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
所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
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發如是却迴臨行謂漏曰逢蘭

即住所還之路山名賀蘭乃馮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
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兩京板蕩玄宗幸蜀肅宗
訓兵靈武帝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翌日以
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羣居于北山兼
恒誦此佛號肅宗乃宣徵不起命朔方副元帥中書令
郭子儀親往諭之漏乃爰來帝視之曰眞夢中人也迨
乎羯虜盪平翠華旋復置之內寺供養諒乎猴輕金鎖
鳥厭雕籠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答詔遲留未

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閹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即時依可葬務官供乃宣卸門扇置之設奠遣中使監護鹵簿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廨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則上元三年也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所卧中禁戶扇乃當時之現瑞者存焉

唐杭州靈隱寺寶達傳

釋寶達者不知何許人也遁是名山高乎道望號刹利
法師以持密呪為恒務其院中有印沙牀照佛鑑往者
浙江也驚濤巨浪為害實深其潮大至則激射今湖上
諸山焉達哀其桑麻之地悉變為江遂誦呪止濤神之
患一夜江濤中有偉人玄冠朱衣導從甚繁而至謂達
曰弟子是吳伍負復仇雪恥者非他人也師慈心為物
負已聞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問昨夜車馬之喧
為誰具言其事其冥感神理多此類也自爾西岸沙漲

彌年還為百姓殖利時所推稱翕然敷化後罔知所終
系曰印沙牀者何通曰有道之士居山必非寶器疑其
範築江沙巧成坐榻歟照佛鑑者何通曰即鑑燈耳以
其陸鴻漸貞元中多遊是山述記記達師節儉而明心
之調度也

唐代州北臺山隱峯傳

亡名鵠
鳩和尚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慙狂不徇父母
之命出家納法後往觀方見池陽南泉禪師令取澡罐

提舉相應為願公所許焉終認嗣馬禪師耳峯元和中
言遊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
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
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
抽戈匣刃焉既而遊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
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當昇就藝屹定如山
併力不動遠近瞻觀驚歎希奇峯有妹為尼入五臺瞋
目咄之曰老兄疇昔為不循法律死且熒惑於人時衆

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恒度以手輕攘憤然而
仆遂茶毗之收舍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
子為君彈松栢長青不怯寒金鑛相和性自別任向君
前試取看

系曰僵屍累足於事一同立逝坐亡為修三昧此者頭
搗厚載履蹈青冥逆恒理以難知諒是人而不測若斯
倒置振古一人其妹尼之攘也若屈平為女顏之罵焉
如幻之功善權大矣或曰淮西之役唐書胡弗載隱峯

飛錫解陣邪通曰小說所傳或得其實是故春秋一經
五家作傳可得同乎

又漢州開化寺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瑞應交現遂誓捨
身剋苦為期忽於殿中焚香次俄覩地屋皆為瑠璃色
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來
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學院內皆變
瑠璃色歎嗟不已其僧復勤節行焉

又鄧州有僧亡名年且衰朽遊行穰鄧州間日食二鵝

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避迴嘗饌羞之次有貧士求
食分其二足與之食食訖老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
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足
復全其僧實不食此禽自爾衆人崇重號曰南陽鳩鳩
和尚也有歎之曰昔青城山香閣黎飲酒啖肴然後吐
出雞羊肉皆化作本形飛鳴而入坑穴中同也

唐興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傳

釋亡名者不知何許人也居褒城西數十里號中梁山

數峯迴負翠碧凝空處于廡中行終詭異言語不常恒
見者弗驚乍親者可怪平常酷嗜酒而食肉麤重公行
又網任衆事且多折中僧亦畏焉號為上座時羣縑伍
一皆倣習唯此無懼上座察知而興歎曰未佳淨心地
何敢逆行逆行非諸人境界且世云金以火試待吾一
日一時試過開成中忽作大餅招集徒衆曰與汝曹遊
尸陀林去蓋城外山野多墳塚人所棄屍於此故云也
上座踞地舒餅裹腐爛死屍向口便啖俊快之狀頗嘉

同遊諸僧皆掩鼻唾地而走上座大叫曰汝等能餒此肉方可餒他肉也已自此緇徒警悟化成精苦焉遠近歸信時右僕射柳仲郢任梁府親往禮重終時云年可八九十真影存于山寺至今梁益三輔間止呼為興元上座云奇蹤異迹不少未極詳焉

系曰上座始則爾之教矣後則民胥效矣曾不知果證之人逆化於物終作佛事用警未萌故若歸其實乃對法論中諸大威德菩薩示現食力住故也如有妄云得

果此例而行則如何野干鳴擬學師子吼者乎

唐太原崇福寺文爽傳

釋文爽不詳姓氏何許人也早解塵纓挾開愛網從師
問道天然不睡縱困憊之極亦唯趺坐此行長坐頭陀
也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童侍有蛇入爽手中
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主重來請見蛇驚懼
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終夕翌
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咋之狀者三爽憫其饑火

所熬復自念曰穢囊無恪施汝一食願疾成堅固之身
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乎卒日空
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門徒鄉人聚送殯之爾日有樵
數十口蔽空前導異香普熏舉衆悲歎如失恃怙焉

唐福州保福寺本淨傳

釋本淨者未詳何許人也道氣高抗人覩肅然嚮關嶺
多禪宗知識故歷參之聞長溪縣霍童山多神仙洞府
乃經中所謂天冠菩薩領徒侶居此說華嚴性海法採

樵者多聞天樂異香鳥獸之瑞然山中不容凡惡故多
被斥逐淨入山結茅為室有石穴謂之毒窟淨居于穴
側其龍天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
猛虎橫路為害採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
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庵
內明旦告辭偕化為鶴鳴唳空中而去淨罔知其終也

唐成都府法聚寺法江傳

興善寺
異僧

釋法江者江東人也來遊岷蜀居于法聚寺寺即隋蜀

王秀之造也寺內有仁壽中文帝樹舍利塔江以慈憫
為懷多逆知其來言無少悞嘗在房中謂門人曰外有
萬餘人盡戴帽形且攀躍從吾乞救汝速出寺外求之
不見人物弟子怪師之言何其倒亂徙倚之間有數十
人荷擔竹器中螺子至江曰此之是歟命取錢贖之投
于水中矣

又長安大興善寺本隋舍衛寺也至唐先天中火災殿
宇蕩然唯遺基耳長慶中東明觀道士李榮者本巴西

人也好事薄徒多與釋子爭競優劣榮來玄都觀因率
黃冠指其灰燼而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興且不興如
來燒赤盡唯有一羣僧僧中有憤其異宗譏誚者急募
勸重新締構復廣於前十二畝之地化緣雖日盈千萬
計未能成僧衆搔首躊躇未知何理克成忽有一僧衣
服麤弊形容憔悴負一破囊入緣言速了佛殿步驟而
去啟視之則黃金也校耒之一千兩矣時人奇之由此
檀施日繁殿速成矣

唐彭州九隴茶籠山羅僧傳

釋羅僧者蜀聖寺中得果位人也嘗寢疾於五臺山同會僧人俱不測也而瞻視之曾無怠慢將及九旬而病愈臨訣之際曰深感所苦而煩看視今遂平復由師之力我住在劒外九隴郡之茶籠山爾異日遊方無忘相訪也暮歲而至蜀歷訪羣峯徧訊老樵輩且曰未嘗聞茲山名乃歎曰噫病禪之妄也將迴遇山童曰某是彼巖之聚沙者即前導而去俄覩殿塔儼空房廊環肅果

值昔之卧病者迎門叙故日將暮矣而謂之曰茲寺非得漏盡通不能至此爾以我宿緣一諧遽止言寄宵乎斯為未可爾其克勤修證至此胡難乃命舊童送師歸去其僧迴望但見巖壁峭峻杉檜莽蒼而已則開成中也時悟達國師知玄著傳之次得僧可思尤閑地理命為玄作他日安塋兆之地得景丹前峯其山若雉堞狀雖高低起伏而中砥平俄有里人耆老曰古相傳云茶籠山矣

唐明州奉化縣契此傳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眼脰感頰皤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鄞肆見物則乞至于醢醬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為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彌勒真彌勒時人皆不識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又於大橋上立或問和尚在此何為曰我在此覓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

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即史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
水潦則係濕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
邑共理之後有他州見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
圖畫其像焉

唐鄴都開元寺智詵傳

釋智詵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凡諸經論
一聽入神其所講宣也音辯瀏亮每臨臺座自謂超絕
所患者聽衆無幾虞其以水傳器器器不空繫我獨無

乃辜佛意遂負箱帙徧歷名山以詢智者末至衡嶽寺
憩息月餘嘗於寺閒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咎責曰所
解義理莫違聖意乎沈思兀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
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習疑其名嶽之內車轍原
中羅漢混凡曾何可測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儻
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鈐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
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
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緣耳誓曰豈終世若此乎

老僧曰吾試為爾結緣遂問誓今有幾貲糧耶誓曰自北徂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齋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鬻之以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調誓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垌野之中散掇餅餌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為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烏亂下啄拾地上螻螳蠅蠅莫徵其數老僧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宜講說也言訖而去誓

由是精進道力不倦研摩意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
年却歸河北盛化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已來
其老者無二三人焉

系曰中有末位變定難移今世所修必招當果今智誓
依異僧之教令二十年後待聽徒一如其言如此則當
生修當生果故弗誣矣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將知
永壽之人河清屢見矣

唐鳳翔府甯師傳

釋寔師者岐陽人也亡其名時以姓呼之耳往來無恒止出處如常僧昭宗即位初年居山寺中忽暴終安卧體暖忽忽如爛寢焉僧徒環守不敢殯歛三日而蘇衆驚奔問之曰我為冥司追攝初見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乃召吏語之與檢覆吏曰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於簿又命一人引之巡歷觀遊去乃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於是徒步至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曰朱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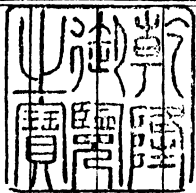
忠乃青鞵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藉之
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卧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
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窗牖庫
黑不能細瞻問使者曰此諸怪狀者何邪曰將來王者
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黯使者不容引去還至本所判官
廳事謂使者曰好送師迴但多轉念功德經竄問曰孰
是功德經曰金剛般若若此歟此經冥間濟拔功力無比
及乎蘇醒四顧久之乃述前事聞者駭然遂聞于官後

岐帥怪甯迂而妄都不之信厥後茂貞果封秦王李克
用枉濫殺戮號獨眼龍也朱氏草于唐命殘害安忍傳
翼擇肉非虎而何蜀王建屬免阻兵自固天祐丁卯僭
偽號以金飾牀也諸皆符合甯自此每斷中唯荷葉湯
而已其諸食饌逆口不食秦隴之人往往請寧入冥預
言吉凶更無蹉跌或請齋爭辦淨池嫩荷號為入冥和
尚終于岐下

系曰入冥之說與夢略同穆王將化人歡宴秦穆得上

帝翦鵷形在人間神遊上界前言既發後事必然是知
六候八徵諒非虛也甯師入冥與後唐馬珣見天符下
以潞王為天子無異甯所見殿中物象題榜終符其迹
謂之為夢想夢想有徵謂之為神遊神遊不謬將知覺
夢惟一明昧有殊如攝論云如夢等覺時一切處唯有
識也有若古莽國多眠五旬一覺以夢為實以覺為妄
若然者覺之所為為夢之先兆也而取實於夢中真實
也夢覺反用其猶一歟甯師非妄者果梁草唐命二李

王楊皆與天子抗衡諸殿遠望者得非餘割據羣雄偏
霸者乎所食荷葉與隋僧法慶同故幽冥等錄中康何
德次李山龍入冥而返說事皆驗焉經云猶如睡夢人
知一切諸物有身不移本處是也



宋高僧傳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高僧傳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許祖悅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二十二

宋 釋贊寧 撰

感通篇第六之五

正傳十三人
附見五人

後唐韶州靈樹院如敏傳

釋如敏閩人也。始見安禪師，遂盛化嶺外。誠多異迹，其
爲人也寬綽純篤，無故寡言。深憫迷愚，率行激勸。劉氏
偏霸番禺，每迎召敏入，請問多逆，知其來驗，同合契廣。

主奕世奉以周旋時時禮見有疑不決直往詢訪敏亦無嫌忌啟發口占然皆准的時謂之為乞願乃私署為知聖大師初敏以一苦行為侍者頗副心意呼之曰所由也一日隨登山脊間却之潛令下山迴顧見敏入地焉苦行隱草中覆其形久伺之乃出往迎之問曰師焉往乎曰吾與山王有舊邀命言話來如是時或亡者乃穴地而出嚴誠之曰所由無宜外說洩吾閑務終于住院全身不散喪塔官供今號靈樹禪師真身塔是歟

系曰靈樹如遇大安必壽臘綿長出人常限疑此亦所聞異辭矣

後唐天台山全宰傳

釋全宰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累
覩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及修禪觀亭亭高竦
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乎
諸方叅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閭巖
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木怪所
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草音山精讓窟其

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旁或代汲泉或供採果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天成四年徑山禪侶往迎歸鎮國院居終于出家本院焉

晉巴東懷濬傳

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其為僧也憨而且狂乃逆知未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濬且能草聖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

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
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
疑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焉
辯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唯
書三五行終不明言其事微密驗時荆南大校周崇賓
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
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曰付竹林寺其年
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

杖一女子在旁尋為取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
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
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
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授攝府衙推屬王
師伐荊州濬乃為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
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
異跡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
州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為人所害身首

異處刺史為其茶毗焉

晉閬州光國院行遵傳

釋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後唐莊宗即位入洛進
方物因留京邸同光末會明宗將入兵亂相仍乃自翦
飾變服為僧竄身巴蜀逮晉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
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閤中寓光國禪院
徒以律法住持人不之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
飲嗽之次欵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

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聚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畚鍤方興適遇客至為家僮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為青泥人各爭得百餘後巧瓊之門壁壞往往而有焉遵或經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間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契合故州閭遠近咸以預言用為口實終于晉安玉山縉徒為其茶毗焉

晉襄州亡名傳

釋亡名不知何許人也觀方問道不憚艱辛勝境名山
必約巡訪矣天福中至襄州禪院挂錫與一僧循良守
法同九旬禁足其人庠序言多詭激稱名曰法本朝昏
共處心雅相於若久要之法屬焉法本云出家習學即
在鄴都西山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
其僧追念前約因往尋問泊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止
宿問彼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

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但有名存耳
故無精廬淨舍立佛安僧之所也僧疑之詰旦而往既覩
竹叢叢中果有石柱茫然不知其涯溪僧憶法本臨別
之言但扣其柱即見其人遂以小杖擊柱數聲乃覺風
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爾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
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說襄鄧
之土風乃引度重門升祕殿領參尊宿若綱任焉顧問
再三法本曰早年襄陽同時禁足曾期相訪故及山門

也尊宿曰善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言無凡僧之位次也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向頃之宛在竹叢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其僧出述其事罔知伊僧其終焉

系曰入竹林僧何人也通曰遇仙之士亦仙之士聖寺之遊豈容凡穢一則顯聖寺之在人間一則知聖僧之參緇伍無輕僧寶凡聖混然此傳新述於數人振古已聞於幾處且如此齊武平中釋圓通曾瞻講下僧病其

僧夏滿病差約來鄴中鼓山竹林寺事跡略同此蓋前
後到聖寺也

漢洛陽告成縣狂僧傳

曹和尚

釋狂僧者晉開運中徧於邑下乞石礪灰日夜驅荷入
大小留二山中謂行人鄉叟曰要造宮闕然莫之測也
皆謂為風狂有何准據如是運至數千石封閉甚固其
後鄉人不意此僧絕乎蹤踪屬乾祐初漢祖既入今東
京即位不逾年而崩當是時也詔卜睿陵於大留山下

計慮者云甌瓦數百萬此山之內可陶而燒其如礪灰
烏可得乎俄有里胥曰此地元有僧積藏灰可數千石
准用應足按行使山陵畢用無子遺其僧也非狂由此
方證之矣又鎮州釋曹和尚者恒陽人也不常居處言
語糾紛敗襦穿屨垢面黥膚號風狂散逸之倫也齊趙
人皆不測而多重旃或召食食畢默然而去其狀猶不
醉而怒歟府帥安重榮作鎮數年諷軍吏州民例請朝
廷立德政碑碑將樹之日其狀屹然曹和尚指之大笑

曰立不得立不得人皆相目失色主者驅逐曹猶口不絕聲焉至重榮潛萌不軌秣馬利兵垂將作逆朝廷討滅碑尋毀之凡所指斥猶響答聲也後不測所終

周偽蜀淨衆寺僧緘傳

大慈寺
亡名

釋僧緘者俗名緘也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慧辭氣絕羣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成事祕書監馮涓即同年也乾符中巢寇充斥隨流避亂至渚宮投中今成汭汭攻淮海不利遂削髮出家屬雷滿據荊州襄州趙凝

攻破之梁祖遣高李昌誅滅焉江陵遂屬高氏緘避地夔峽間後唐同光三年入蜀尋訪馮涓已死矣遂居淨衆寺而髭髮皓然且面色紅潤逍遙然人不測其情偽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卯歲於偽蜀落第則周顯德二年也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知耳遂說本唐文宗太和初生止今一百三十餘載矣處厚曰某身跡奚若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

蜀將亡也囑令勿洩明日再尋香沉聲跡一日復扣關
自來云暫去禮峨眉結夏於黑水方還緘於案頭拈文
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偽非君燭下之文
何多誑乎遂探懷抽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真本乎處
厚驚竦不已乃曰僕試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
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也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
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攜處厚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
尉幽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龐雜自

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
處厚惶悚而作緘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
知泰山舉君為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
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
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
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人姓
名為誰耶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
脫洩禍不旋踵須臾吏散緘攜手出廟及暝而去至春

試罷緘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敝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僧堂中問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為程及乎勝出驗之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為程處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歡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也詳其緘之生於文宗太和初也成身在宣宗大中王處厚遇之已一百三

十餘歲也次僞王蜀城都大慈寺僧亡名恒諷誦法華
經令人樂聞時至分衛取足而已身微所苦有示方藥
伊僧策杖入青城大面山採藥泂溪越險忽然雲霧四
起不知所適有頃見一翁僧揖之序寒暄問何以至此
僧曰為採少藥也翁曰莊舍不遠略迂神足得否僧曰
迷方失路願隨居士少頃雲散見一宅宇陰森既近翁
曰且先報莊主人矣僧入門覩事皆非凡調問曰還齋
否曰未食焚香且覺非常鬱勃請念所業經其僧朗聲

誦經勉令誦徹部所饋齋饌皆大慈寺前食物齋畢青
衣負竹器以香草薦之乃施錢五貫令師市胡餅之費
翁合掌送出或問云此孫思邈先生也到寺已經月餘
矣其錢將入寺則黃金貨泉也王氏聞之收金錢別給
錢五百貫其僧散施之將知仙民恒在名山次嘉州羅
目縣有訴孫山人賃驢不償直乞追攝問小童云是孫
思邈也縣令驚怪出錢代償其人居山下及出縣路見
孫公取錢二百以授之曰吾元伺汝於此何遽怪乎得

金錢僧不知其終所

周杭州湖光院師簡傳

釋師簡姓趙氏丹丘人也弗循戒範放肆恬然擁破衲衣多誦詞偈好懸記杭越間災福初無信者驗猶合符於一行景淳山經地理別得徑門常言昔泰山道辯相塚得術餘無取焉喜為人遷山相塚吉凶如其言居無定所多遊族姓家言腹饑便求雞肉餐此外得美酒啜數杯而去初無言謝然長於勒書大字題牌寺觀門額

書成相之吉凶隨言久近驗之始居杭西湖旁院無疾而終後有行客自長沙市中見攜手話舊寄言與崇壽院主汝先負錢若干今放汝眠牀芻薦下層有紙裹肉脯屑必應腐敗為棄之院僧依言果然見之因寫貌供養簡曾言尖頭屋已後火化去及州南塔戊午歲被天火熱之應言無爽矣

宋明州乾符寺王羅漢傳

釋王羅漢者不測之僧也酷嗜羶肉出言若風狂後亦

多驗云嘗曝衣有盜者將欲奪之低頭佯睡有物人就之乞終無吝色及開寶初年六月內忽坐終三日後漆布之忽聞兩頰間嗚咤聲皆云潰爛夜寄夢與數人曰布漆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剝起肉色紅白有圓粒舍利墮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存于本寺時僧正贊寧作碑紀異漢南國王錢氏私易名為密修神化尊者

宋潭州延壽院宗合傳

道因

釋宗合閩越人也遊嶽泛湘以求知識焉其為僧也介

立而寡慾羣居終日唯笑而已南楚之人且多信重後居延壽院故諫議大夫賈公玼判軍府聞之往謁見言話不接與人議曰得道之人豈入恒量度中耶賈乃堅請往文殊院住持爾日登座聊舉禪要而散明日告衆曰有故暫出諸賢不宜留難其裝束若行脚狀渡彭蠡至黃州驛前屹然立終遐邇奔競觀禮時馬鋪使臣為營喪務造塔於立終處則開寶二年也今號真身院是歟又澠池大安寺釋道因不知何許人也遊處澠池瀍

澗之間自言出家人守儉則少千人與畜類為同行則無是非盈耳膏養一烏犬出入起卧不相忘捨每食以鐵鉢就火而炊糜熟與犬同食或前或後行止奇異人莫能測一旦僧亡犬亦坐斃今大安寺塑其像而肉身兩存開寶中也洛下崇信香華滿龕焉

宋印州大邑靈鷲山寺點點師傳

釋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廣政中隱印南大邑山寺多遊鄜肆中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或與人接必指

點而言故目是稱焉有命齋食者酒肉不間率以為常
俚人亦不之厭也日之夕矣乃市黃白麻紙筆墨寘懷
袖以歸行數里沈酣而至瞑矣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
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之見
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
嗟如決斷處置久之明闇間熟視閃爍若有人森列狀
如曹吏則襦裳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旦微詢
其事怒而弗答居數載印笮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其

終

系曰點點師而能劾鬼別無高絜軌生物善亦與古人
判冥司事者同邪通曰所作在心如不從正道力中生
則與五斗米道同如不從有心符禁中起則感鬼神歸
信驅策之耳故善戒經云若須神通應感化度為示神
足莊嚴論中菩薩以神通變化而為戲喜又或此是辟
支行位人也故論云獨覺依彼村落乞食以身濟度
不以語言示現種種神通境界為令誹謗者歸向故

宋天台山智者院行滿傳

釋行滿者萬州南浦人也。羈貫成童，厥性明黠，篤辭所親，求為佛子，受戒方畢，聞重湖間禪道隆盛，石霜之門，濟濟多士，遂往求解，屬諸禪師棄代，滿往豫章，觀諸法席，既得安然，次聞天台靈聖之跡，由是結束遊之棲華頂峯下。智者院知衆僧茶竈，見人怡懌，居幾十載，未覩其愠色。卧一土牀，空其下，燒糞掃而煖之。每日脫衣就牀，則蚤蟲蟄蛰焉，啖之及餒，飼得所，還著衣如故。或人

潛捫其衣蚤蟲寂無蹤矣先是居房檻外有巨松橫枝
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也其寄生木必孺孺而側
時謂此樹作禮茶頭也或不信者專伺滿出則紛紛然
滿去則屹立亭亭更無動搖雖隨衆食量少分而止四
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以開寶中預向人說我當行矣
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春秋年可八十餘
滿多作偈頌以唱道焉

宋魏府卯齋院法圓傳

鑛師李通玄

釋法圓俗姓郝真定元氏人也宿殖之緣出塵無滯後
唐長興二年投本府觀音院勤勤誦習師與落髮間歲
受滿足戒後策杖負囊巡禮諸方至韶山挂錫看大藏
經焉晉開運三載却來本生地寓天王院越來年契丹
犯闕戎王耶律德光迴至常山樂城而死永康王兀谷
代為蕃國之主時旋軍自鎮州董戎北返留酋長麻答
耶律解里守于下京即常山也晉之臣寮兵士盡在斯
矣漢兒將帥謀逐醜虜其計未決兩分街巷漢人在蕃

之中者蕃人先發無少長皆被屠戮之天王院八僧殊死圓預其數也其時見殺者无衆初圓引頸兩受刃如擊木石然圓呼曰猛乞一劍遂身首異處至暮圓如夢中忽覩晚照亦微悟被戮意之自謂死已冥冥亦見日月遂巡舉一臂試捫其頭乃覺如故再三疑之不敢搖動慮其分落也又謂血凝所綴重捫之遶頸有痕縫如線許大終身如此時城中既逐出蕃部稍定傍人扶起詰朝歸院院僧方將食粥見圓謂爲鬼物一皆奔散遲

久審得其實喜言再生遠邇觀禮且歎希奇常山之人
競陳供施圓自後復往諸方居無定所暨周顯德中寓
大名府成安縣卯齋院溫尋藏教以開寶六年忽謂衆
曰人生虛幻何能久長物極則遷生死涅槃必無少別
遂不數日而長逝黑白之衆若喪所親及送就茶毗日
感舍利若黍粟之阜粒焉春秋七十四法臘五十一時
范魯公質親問圓厥由深加鄭重再詢履行則大藏經
已兩過披讀矣又福州楞伽寺鑛師者海壇戍卒之子

厥初母氏懷娠冥然不喜葷葷泊乎誕育歧嶷異常不
啻魚肉年及八歲甘嗜野菜若鉏斲種者即言殺傷物
命每見家厨烹燂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爨鑊貴其不
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
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蕪沉檀號為聖僧
時侍御史皇甫政為畱後請入府署因作肉餽子百數
唯一是素者盤噐交錯悉陳于前意驗其凡聖耳鑛臨
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時皇甫部曲一皆驚

歎每出街巷衆人圍遶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遂於寺前火化傾城士女哭泣依輪王法樹浮圖焉復次唐開元中太原東北有李通玄者言是唐之帝胄不知何王院之子孫輕乎軒冕尚彼林泉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髭鬚如畫髮紺而螺旋脣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皴皸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于辭

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未始輟懷每覽諸家疏義繁
衍學者窮年無功進取開元七年春齋新華嚴經曳節
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高山奴
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載高
與鄰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
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間處宴息
焉高氏供棗餅亦至嘗齋其論并經往韓氏莊即冠蓋
村也中路遇一虎玄見之撫其背所負經論搭載去土

龕中其虎弭耳而去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甜至今呼為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為恒矣自到土龕俄有二女子衣紫布為慘頭韶顏都雅饋食一奩于龕前玄食之而已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及論成亡矣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館十會果因之玄要列

五十三位之法門一日鄉人聚飲酒之次玄來謂之曰
汝等好住吾將去矣鄉人驚怪謂為他適乃曰吾終矣
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
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
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暮春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
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前相與
啟告蛇虺交散者少追感結輿迎于大山之北麓石為
城而葬之神福山迹多林蘭若方山是也葬日有二斑

鹿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大歷九年六月內有僧廣超到蘭若收論二本召書生就山繕寫將入汾川流行其論由茲而盛至大中中閩越僧志寧將論注於經下成一百二十卷論有會釋七卷不入注文亦寫附於初也宋乾德丁卯歲閩僧惠研重更條理立名曰華嚴經合論行於世人所貴重焉

系曰北齊內侍劉謙之隨王子入臺山焚身謙之七日行道感復丈夫相冥悟華嚴義乃造論六百卷久亡至

李長者之化行晉土神變無方率由應以此身而為說法也或曰李論中加乎十會經且闕焉依梵字生解可非迷名耶何長者說法之有通曰十會理有宜俟後到之經所解南無言離中虛也此配法觀心也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經云知一切即心自性則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乃心境如如則平等無礙也觀李之判教該博可不知華言義耶嘗聞幽州僧惠明鳩諸偽經并華嚴論同焚者蓋法門不相入耳偽經可焚李論難焚

伊非小聖境界也亦猶楊墨之說與儒相違行方外者
復憎孔孟水火相惡未始有極苟問通人分曹並進無
相奪倫哉

論曰丹成轉數服則登仙慧鍊功夫驗之果證若或名
未標於錄籍力未合於經王烏以輕舉此身出過凡世
徒祇眩曜肉眼驚忙猿心所謂釋氏之儔高下異爾亦
乃譬同羣象也牙能舐觸鼻善卷舒力却九牛奔過駟
馬矣別有阿耨池岸香醉山陰象則鼓雙翼以飛騰用

七支而巧便與夫海山之象百倍絕倫厥號藹羅伐孖
象中龍也諒知沙門有所感通斯之謂歟若夫能感所
通則修行力至必有天神給侍是也能通所感則我施
神變現示於他是也能所俱感通則三乘極果無不感
通也昔梁慧皎為傳創立神異一科此唯該攝究極位
之聖賢也或資次徵祥階降奇特當收不盡固有缺然
及乎宣師不相沿襲乃釐革為感通蓋取諸感而遂通
通則智性修則感歟果乃通也歟斯理長無不包括亦

猶班固增加九流變書為志同也復譬聖人重卦不亦
愈於始畫者乎然則前不仰觀俯察後可變通此非宣
師之能據嘉祥變例而能矣原夫室靜生虛白心靜則
神通儒玄所能我道奚若引發靜慮自在現前法不喧
囂萬緣都泯智門開處六通由是生焉動相滅時五眼
附茲照矣目連運用彰何第一之名耶律觀瞻有是半
頭之見迷盧入其芥子海水喻於毫端不思議時凡夫
之心口兩喪神通生處諸佛之境界一如復次我教法

中以信解修證為準的至若譯經傳法生信也義解習
禪悟解也明律護法修行也神異感通果證也孰言像
未無行果乎亦從多分說也祇如檀特刻杖表侯景之
西歸河禿指天知文襄之南面光師入安樂之行弟子
證三昧之門泗上僧伽十九類身之應現萬迴尊者五
千餘里之往來諸方更有其異名此刹彌觀其竒迹難
拘定態莫檢恒形從願海而起身元惟智積自意生而
分質素是康僧岸觀菩薩之迎生英致秦襄之就食留

年不測示跡無方或揚化於數朝或受齡於三百或令
竈祠而墮或得御笛而迴珪戒嶽神安救唐相或漉龍
兒而至或擎鎖骨而征入聖寺門認諸葛亮或神光出
口或怪物沈河豐干識其文殊無相免其任俠夢送浮
圖而渡海身分密窟以安禪或放毫相之光或令公主
之誕或獲珠之爍爍或擾虎之眈眈或記宰臣或移巢
鵲壽過百歲身隱五臺或識草書或求聽衆或隱形而
留影或見母而便生或題異辭或語號獸記韋公之滅

度驚張瀆之夜歸不濡其服而渡溪不泄其穢而恒食
或倒立而死或直吐其鴆或身首異處而還連或半年
坐亡而復起若以法輪啓廸多作沙門之形設如異迹
化成或作老叟之貌

寒山拾得

瘡痍可惡疥癰堪嫌或逆遁

於恒流或譸張於下類伊皆難測孰曰易知將逆取順
之由反權合道之意耳或曰感通之說近怪乎對曰怪
則怪矣在人倫之外也苟近人情之怪乃反常背道之
徒歟此之怪也非心所測非口所宣能至其涯畔矣令

神仙鬼物皆怪者也仙則修鍊成怪鬼則自然為怪佛法中之怪則異於是何耶動經生劫依正法而修致自然顯無漏果位中之運用也知此怪正怪也在人情則謂之怪在諸聖則謂之通感而遂通故目篇也故智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遂化衆生復置世界於一毛疑海水為五味故曰緣法察境唯寂乃照始驗佛門龍象間代一生出而攝諸不慙愧也矣

宋高僧傳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二十三

宋 釋贊寧 撰

遺身篇第七

正傳二十二人附見二人

唐汾州僧藏傳

釋僧藏者西河人也弱齡拔俗氣茂神清允迪循良恪居下位追霑戒善密護根塵見仁祠必禮之逢碩德則盡禮苟遇僧俗施拜乃俯偻而走如迴避令長焉若當

重務也則同淨人屈已猶臧獲焉見他人故衣則潛加
澣濯別事紉縫至于炎暑乃脫衣入草莽間從蚊蚋蝥
蛭咬齧蠱瘡血流忍而汗洽而恒念彌陀佛號雖巧歷
者不能定算數矣確志冥心未嘗少缺及預知報盡謂
膽病者曰山僧多幸得諸天人次第來迎藏又言吾瞑
目聞往淨土聚諸上善人散花方迴此耳正當捨壽合
掌念佛安然而終矣

唐漢東山光寺正壽傳

慚禪
師

釋正壽者不知何許人也風儀峻整節槩高強肩錫曳
囊宗師皆謁然以因緣相扣附麗有歸於南塔慥禪師
門決開疑網密修資益後壽杜默于隨部山寺人皆不
識時譙王重福者中宗次子也神龍初韋庶人譖云與
張易之兄弟構成重潤之罪遷均州刺史密加防守不
聽視事韋后臨朝添兵士捍衛及韋氏被誅睿宗即位
轉集州刺史未行然忽忽不樂而歸心於慥禪師為其
造生藏塔舉高七十尺極為宏壯于時慥師疾已危篤

譙王使問師後孰繼高躅慥曰貧道有正壽在王問諸僧誰為正壽或曰和尚有弟子在山光迹韜晦王遣使召到壽白慥師曰喜王為檀越其塔已成某欲為先試得否慥曰善為吾試是時壽攝衣合掌入塔歛容瞑目結跏趺坐便即滅度全身不散時號為試塔和尚譙王聞已歎嗟終日曰弟子猶爾乃別議改圖為慥禪師營構焉

系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壽公先其慥矣夫直往者必能

逕來也業累弗羈樊籠弗罩脫羈開罩生死自由既然
自由已躋果位矣俗諦觀之壽公出藍之青也矣而能
乘心矯跡出其師之前一日千里其是之謂乎

唐五臺山善住閣院無染傳

釋無染者不委氏族何許人也從中條山受業講四分
律涅槃經因明百法論善者從之恒念華嚴經至說諸
菩薩住處東北方金色世界文殊菩薩與一萬聖衆從
昔已來止住其中而演說法或現老人或為童子近聞

佛陀波利自西國來不倦流沙無辭雪嶺而尋聖跡高
宗朝至臺山思量嶺啟告扣禮乃見老人即文殊也利
雖云面接未決心疑令却往西國取經詣金剛窟入文
殊境界於今不迴古德既爾吾豈無緣乎染乃從彼發
跡徧訪名公或遇禪宗窮乎理性或經法席探彼玄微
以貞元七年到臺山善住閣院時有僧智顗為臺山十
寺都檢校守僧長之初也遂挂錫棲心誓不出山每念
文殊化境非凡者之可勝豈宜懈怠冬即採薪供衆夏

即跣足登遊春秋不移二十餘禩前後七十餘徧遊歷
諸臺觀化現金橋寶塔鐘磬圓光莫窮其際且曰松柏
之鼠不知堂密中有美樅乎言更有愈於諸瑞吾得少
未為足也最後於中臺東忽見一寺額號福生內有梵
僧數可萬計染從頭禮拜遞互慰勞見文殊亦僧也語
染曰汝於此有緣當須荷衆勿得唐捐有願無行而已
言訖化寺衆僧寂無所覩染歎而言曰覩茲靈異豈可
徒然此危脫身有何久固乃遵言廣興供施每設一百

萬僧乃然一指以為記驗焉漸及五百萬數遐邇委輸
若海水之入歸塘焉及千萬供畢十指然盡迨開成中
白大衆曰吾於此山薄有因緣七十二徧遊諸聖跡人
所不到吾皆至止又不出茲山已報深願幸莫大焉奈
何衰老今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五及存餘喘欲於中
臺頂上焚一炷香告辭十方如來一萬菩薩或息我以
死誰甘相代況諸人等並是菩薩門人龍王眷屬時哉
善種得住此山夙夜精勤羈勒三業龍華三會共結要

期此時下山勿有留難合掌曰珍重而去衆初不喻其
意皆言早迴染乃但攜餅錫惟爇名香遂命李氏趙華
將蠟布兩端麤麻一束香汁一斗於中臺頂從旦至暮
禮拜焚香略無暫憩都不飲食念佛虔誠聲無間斷已
至深更趙氏怪其所以陟彼崔嵬見染不移舊止轉更
精專染謂趙曰吾有密願汝與吾助緣不得相阻為取
蠟布麻油將來纏裹吾身於夜半子時要然身供養諸
佛吾若得道相度汝也趙氏諫之苦勸不止將布纏身

披麻灌油從頂而煉言曰將吾灰骨當須飄散無使顯異趙氏一從其命略無移改從頂而煉至足方仆矣趙氏歎曰昔聞藥王然身今見上人奇哉痛哉後門人收真骨於梵仙山南起塔至今在矣

唐成都府福感寺定蘭傳

釋定蘭姓楊氏成都人也本闍闍間兇惡屠沽類天與厥性悔往前非誓預六和化行三蜀當爾時也咸歸信焉造伽藍一號聖壽歟其緣未發乃藏於傭保中耳而

父母早亡無資可以追往每遇諱辰蘭悲哭咽絕輒裸
露入青城山縱蚊蚋蝥蠅咬咋膚體且云捨內財也用
答劬勞蜀中有黑白蟆形如栗呖人口及肉而少見者
次則刺血寫經後則煉臂至于拔耳剜目餵飼鷲鳥猛
獸既而行步非扶導而觸物顛躓後有異人掌擎物若
珠顆然內空皆中斯須瞻矚如故冥告曰南天王還師
眼珠矣遠近驚駭常謂人曰吾聞善戒經中名為無上
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矣大中三年宣宗詔入內供養

仰其感應之故以優禮奉之弟子有緣恒執事左右六年二月中又願焚然肩膊帝累勸勉年耆且務久長修煉蘭不奉詔遂焚焉而絕有緣表請易名建塔勅謚覺性也塔號悟真也蜀都止呼定蘭塔院于今香火不絕云

唐福州黃蘗山建福寺鴻休傳

景先

釋鴻休不知何許人也神宇標挺玄機幹運居閩黃蘗山寺叢萃毳客示教之外愜然怡樂恒言宿債須償償

盡則何憂何懼物我俱逍遙矣人皆不喻其旨及廣明
之際巢寇充斥休出寺外脫納衣於松下磐石之上言
曰誓不汙清淨之地而安詳引頸待刃刃下無血賊翻
驚異羅拜懺悔焉門弟子景先闔維其屍收舍利七顆
囊而寶之有篤信者以菽粒如數易之追之靡及遂往
筮焉占之曰死生貴賤罔分吾卦在靡在之失寧失矣
孰知其然也洎獲寘之于塔分之七粒緘于瑠璃器中
瑩然光色時僧清豁著文作頌紀德焉

唐鄂州巖頭院全豁傳

釋全豁俗姓柯氏泉州人也少而挺秀器度宏遠而疎略禮清源詛公為師往長安造西明寺照公與受滿足法即於左街保壽寺聽尋經律決擇綱宗垂成講導振錫南指詣武陵德山藥病相應更無疑滯後居所鄰洞庭地曰卧龍乃築室而投憩焉徒侶影隨又居唐年山山有石巖巉崒立院號巖頭歟凡所施用皆削繁總兀然而坐任衆圍繞曰汝何不思惟家中有多少事實於

逆順之境證得超越之相者豁值光啟已來中原多事
諸侯角立狂賊來剽掠衆皆迴避豁惟晏如賊責弗供
饋忿怒俾揮刃之曾無懼色當光啟丁未歲夏四月八
日門人權葬葬後收焚之獲舍利七七粒僖宗賜諡曰
清巖塔號出塵葬事檀越田詠兄弟率財營構南嶽釋
玄泰撰碑頌德提唱斗峻時號巖頭法道難其領會焉
系曰休豁二師何臨難無苟免乎通曰凡夫之難是苦
薩之易經生累捨此烏愆哉昔安世高累累償債去若

拂塵業累纔輕苦依身盡換堅固之體耳神仙或從刃
殞者謂之劍解況其正修證果之人觀待道理不以不
令終為恥也

唐吳郡嘉興法空王寺元慧傳

釋元慧俗姓陸氏晉平原內史機之裔孫也父丹文林
郎雲騎尉溫州糾曹慧即仲子也髫齡穎悟長而溫潤
畏作枯龜思為瘦鴈以開成二年辭親於法空王寺依
清進為弟子會昌元年往恒陽納戒法方習毗尼入禮

五臺仍觀衆瑞二年歸寧嘉禾居建興寺立志持三白
法諷誦五部曼拏羅於臂上藝香炷五年例遭澄汰權
隱白衣大中初還入法門至七年重建法空王寺又然
香於臂供養報恩山佛牙次往天台山度石橋利有攸
往略無憂虞焉咸通中隨送佛中指骨舍利往鳳翔重
真寺煉左拇指口誦法華經其指不踰月復生如故乾
寧三年偶云乖念九月二十八日歸寂于尊勝院報齡
七十八僧臘五十八弟子端肅等奉神座葬之吳會之

間謂為三白和尚焉其禮拜誦持不勝其計如別錄也
系曰煉大拇指火盡灰飛如何於焦炭之末骨肉隨生
不久如故此與火中蓮華同種而異態耳何謂三白通
曰事理二種一白飯白水白鹽事也二身不徧觸口誦
真經意不妄緣此三明白非黑業也故享此名歟

唐京兆菩提寺東草師傳

釋東草師者無何而至京兆平康坊內菩提寺其為人
也形不足而神俊吟嘯自得罕接時人且不言名姓常

負束藁坐卧於兩廊下不樂住房舍或云此頭陀行也
經數年寺內綱任勸其住房或有誚其狼藉曰爾厭我
邪世不堪戀何可長也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
燼耳且無遺骸略盡汙塗之臭又無延燎驚咤之聲計
其少藁不能焚此全軀既無子遺然其起三昧火而自
焚也衆皆稱歎民多觀禮焉京邑信士遂塑其灰為僧
形置于佛殿偏傍世號束草師禱祈多應焉

系曰處胎經中菩薩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愚惑衆生

謂為菩薩遭劫火燒是也比丘實未及此無象此以感
人如能用少芻蕘能焚巨骸則可信矣故書曰民無胥
譎張為幻吁哉

唐南嶽蘭若行明傳

釋行明俗姓魯吳郡長洲人也幼從師于本部後遊方
問道然其耿介軒昂嘯傲自放初歷五臺峨嵋禮金色
銀色二世界菩薩皆隨心應現由此登天台陟羅浮入
衡嶽遊梓潼屬唐季湘之左右割裂爭尋常而未息靡

有寧歲於是棲祝融峯下有終焉之志止七寶臺與玄
泰布納為交契其性之好惡泰亦罔抗其輕重焉嘗謂
道友曰吾不願隨僧崖焚之於木樓不欲作屈原葬之
於魚腹終誓投軀學薩埵太子起多劫而成聖果可不
務乎屢屢言之都不之信忽於林薄間委身虺虎前爭
競食之須臾肉盡時泰公收其殘骸焚之而獲舍利乃
擲華酌水為文祭之辭中明其勇猛能捐內財破慳法
成檀度未捨已捨當捨三輪頓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系曰佛勅比丘施衆生食二世順益感果非輕若其明
公成大檀度遠慳貪也成大勇猛得無畏也成三輪空
無為功德也成難捨心淨佛土也一擲其軀其利博哉
譬猶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其是之謂乎

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傳

釋息塵姓楊氏并州人也父遷貿有無營利而已其母
氏嘗夢人服裝偉麗稱寄宵宿便覺娠妊生而有異童
稚不羣每聞鐘唄之音凝神側耳年方十二因夢金人

瑰奇之狀引之入精廬明旦告白二親懇求出家未允之前泣而不食父母憫其天然情何厭塞遂曲順之即投草堂院從師誦淨名經菩薩戒達宵不寐將周一祀捨本諷通年當十七便聽習維摩講席粗知大義及乎弱冠乃圓上品執持律範曾無缺然年二十三文義幹通於崇福寺宗感法師勝集傳授復學因明唯識不虧敷演學徒穎脫者數人崇福寺辯才大師從式最為高足於天祐二年李氏奄有河東武皇帝請居大安寺淨

土院四事供養專覽藏教修煉上生業設無遮大齋前
後五會塵嘗以身飼狼虎入山谷中其獸近嗅而奔走
又於林薄裸體以啖蚊蝥乃遊仙巖嶽寺養道棲神復
看大藏經帀設齋然一指伸其報慶彼寺有聖觀音菩
薩像長燭七燈香華供獻後被諸生就請下山城內傳
揚大論四序無輟逐月設沐浴臨河就沼投飼水族以
已嗟嘽旋贖羽毛沈潛高明以遂生性或施牢獄人食
或賑惠貧乏或捐幡蓋於淨明金藏二塔後唐長興二

年衆請於大安國寺後建三學院一所供待四方聽衆
時又講華嚴新經傳授於崇福寺繼暉法師由是三年
不出院門一字一禮華嚴經一徧字字禮大佛名經共
一百二十卷復煉一指前後計然五指時晉高祖潛躍
晉陽最多欽重泊乎龍飛塵每入洛京朝覲必延內殿
從容錫賚頗豐帝賜紫服并懿號固讓方俞塵聞鳳翔
府法門寺有佛中指骨節真身乃辭帝往岐陽瞻禮覩
其希奇又然一指塵之雙手唯存二指耳續於天柱寺

就楚倫法師學俱舍論方經數日微有疾生至七月二十七日辰時枕肱而逝俗年六十三臘四十四平常唯衣大布不蓄盈長六時禮佛未曾少缺隴坻之間聞其示滅黑白二衆具威儀送焚之得舍利數百粒弟子以靈骨歸于太原晉祖勅葬于晉水之西山小塔至今存焉

系曰塵師捐捨詎能愈其精進乎脫落浮榮豈能勝其義解乎若然者不可以一名名矣厥猶瞻蔔華焉色黃

而矣則真金謝其色香芬而遠則牛頭愧其香多名生
乎一體者其塵公歟

晉天台山平田寺道育傳

釋道育新羅國人也本國姓氏未所詳練自唐景福壬
子歲來遊于天台遲迴而挂錫於平田寺衆堂中慈愛
接物然終不捨島夷言音恒持一鉢受食食訖略經行
而常坐脇不著席日中灑掃殿廊料理常住得殮羨之
食雖色惡氣變收貯于器齋時自食與僧供福浴煎茶

遇薪木中蠢蠢乃置之遠地護生偏切所服皆大布衲
其重難荷每至夏首秋末日昃乃裸露背胫臑云飼
蚊蚋蝥蛭雜色蟲螫齧至於血流於地如是行之四十
餘載未嘗少廢凡對晤賓客止云伊伊二字殊不通華
語然其會認人意且無差脫頂髮垂白眉亦老焉身出
紺赤色舍利有如珠顆人或求之隨意皆獲至晉天福
三年戊戌歲十月十日終于僧堂中揣其年八十餘耳
寺僧昇上山後焚之灰中得舍利不可勝數或有得巨

骨者後唐清泰二年曾遊石梁迴與育同宿堂內時春
煦亦燒楮拙柴以自熏灼口中嚙嚙通夜不輟或云凡
供養羅漢大齋日育則不食人或見迎羅漢時問何不
去殿內受供口云伊伊或云飼蟲時見羣虎嗅之盤桓
而去矣

晉江州廬山香積庵景超傳

釋景超不知何許人也素持戒範若護浮囊性惟矢直
言不面從及乎遊方役足選勝棲身至于廬峯便有息

行之意惟誦法華鞠為恒務九江之人且多景仰嘗禮華嚴經一字拜之計已二徧乃燒一指為燈供養慶禮經周矣次禮法華經同前身膚內隱隱出舍利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拾之無算天福中卒于庵中今墳塔在乎廬阜遊者致禮嗟歎而已

系曰言遺身者必委棄全軀如薩埵王子是歟今以指為燈以肱擎炷何預斯例莫過幸否通曰煉指斷肱是遺身之加行也況復像未尤成難事其猶守少分之廉

隅入循吏傳同也

晉鳳翔府法門寺志通傳

釋志通俗姓張氏右扶風著姓家之子也早知遺世克
務淨門選禮名師登于上品諸方講肆徧略畱心後唐
之季兵革相尋自此駕已東巡薄遊洛下遇囑日囉三
藏行瑜伽教法通禮事之乃欲陟天台羅浮遂辭三藏
曰吾比求翻譯屬中原多事子議南征奈路梗何通
曰泛天塹其如我何三藏曰苟去吳會間可付之梵夾

或緣會傳譯通曰已聞命矣以天福四年己亥歲天王
錫命于吳越遂附海艦達浙中時文穆王錢氏奉朝廷
之故具威儀樂部迎通入府庭供養於真身塔寺安置
施資豐腆通請往天台山由是登赤城陟華頂既而於
智者道場挂錫因覽西方淨土靈瑞傳變行迴心願生
彼土生常不背西坐山中有招手石者昔智顗夢其石
上有僧臨海上舉手相招召之狀顗入天台見其僧名
定光耳輪輦上過頂亦不測之神僧也及相見乃問顗

曰還記得相招致否顗曰唯此石峻峙顧下無地通登
此投身願速生淨土奮軀而墮一大樹中枝輒幹柔若
有人扶接焉殊無少損乃再叩搥投之落子巖下蒙茸
草上微有少傷遲久蘇矣衆僧謂為豺虎所啖及見其
猶殄殢然昇就本道場初通去不白衆遂分人各路尋
覓至螺溪民村有巫者言事多驗或就問焉神曰伊僧
在西南方現有金鎧神扶衛不死找到彼神氣盡矣固
難近也皆符協神言後往越州法華山默修淨業將欲

化去所止房地生白色物如傅粉焉未幾坐禪牀而終
遷座閣維有五色烟覆于頂上法華川中咸聞異香焉
系曰昔薄拘羅有五不死今通公二不死昔法克投十
仞香爐峯而不亡通且同矣得非天龍負翼不損一毛
乎而能延彼連持色心未斷者何俾其增修淨土業耳
晉朔方靈武永福寺道舟傳

釋道舟姓管氏朔方迴樂人也髫年聰雅庠序有儀雖
誦詩書樂聞釋典決志出家于龍興寺孔雀王院爰得

戒珠漸圓心月吟哦咀讚嘹亮可聽乃率信士造永興
寺功成不宰辭靈帥韓公洙入賀蘭山白草谷立要持
念感枯泉重湧有靈蛇游泳于中遂陟法臺講談也道
俗蜂屯檀施山積讚唱音響可遏行雲獷悍之人若鴟
鴞之草韻乃刺血畫大悲千手眼立像屬其亢陽則絕
食瞑目要期雨之通濟方議充腸中和二年聞關輔擾
攘乃於城南念定院塔下斷左肱焚之供養大悲像願
倒冒干戈中原塞上早見弭兵言畢迅雷風烈洪澍焉

又嘗截左耳為民祈雨復斷食七日請雪皆如其願至
于番落無不祇畏以天福六年辛丑歲二月六日其夜
未央結加趺坐畱累門人方畢而絕享齡七十有八遺
骸不散如入禪定遂加漆紵焉建隆中郭忠恕者博覽
羣籍小學尤長篆隸為能多事凌轢因過投于北裔詢
舟前烈著碑頌焉

漢洛京廣愛寺洪真傳

釋洪真姓淳于氏滑州酸棗人也幼悟塵勞決求出離

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法華經隨文生解鎧甲精進
伏其恚忿或霑檀施迴面捨旃誦法華經約一萬部詣
朝門表乞焚金軀供養佛塔帝命弗俞時政出多門或
譖云惑衆或言不利國家下勅嚴阻真歎曰善根殖淺
魔障尤強莫余敢止遂退廣愛寺罄捨衣孟作非時施
願畢當年無疾坐滅經數日顏貌如生遷就荼毗唯舌
根不壞益更鮮紅時衆觀之歎希有事春秋五十二伊
洛之間重之如在

周錢塘報恩寺慧明傳

釋慧明俗姓蔣錢塘人也研覈三學漸入精微後登閩
越迨至臨川禮文益禪師深符正理悟先所宗不免生
滅情見後迴浙隱天台白沙立草寮有雪峯長慶之風
到者皆崩角摧鋒謂明為魔說漢乾祐中自山出時翠
巖叅公率諸禪伯於僧主思憲院定其臧否明之口給
無能挫衄尋漢南國王錢氏造大報恩寺請以住持假
號圓通普照禪師然行玄沙正眼非明何能致此顯德

中卒時酷暑俾欲葬之有弟子永安曰知師唯我也請
焚之得舍利五色一皆圓淨初明煉指為燈於天台供
養後相繼燒三指而勤持課脇疎枉席時說法焉性且
剛直言多忤物是其所短也

周晉州慈雲寺普靜傳

釋普靜姓茹氏晉州洪洞人也少出家于本郡惠澄法
師暗誦諸經明持祕呪思升白品願剪青螺既下方壇
而循律檢往禮鳳翔法門寺真身乃於睢陽聽涉赴龍

興寺講訓徒侶若鱸鮪之宗蛟龍焉又允琴臺請轉梵
輪安而能遷復於陳蔡曹毫宿泗各隨緣獎導迴於今
東京揚化善者從之晉天福癸卯歲心之懷土還復故
鄉遂斷食發願願捨千身速登正覺至周顯德二年遇
請真身入寺遂陳狀於州牧楊君願焚軀供養楊君允
其意乃往廣勝寺傾州民人或獻之香果或引以旛華
或泣淚相隨或叩聲前導至四月八日真身塔前廣發
大願曰願焚千身今千中之一也徐入柴庵自分火炬

時則烟飛慘色香靄愁雲舉衆歎嗟羣黎悲泣享壽六十有九弟子等收合餘燼供養焉

宋衡陽大聖寺守賢傳

釋守賢姓丘氏泉州永春人也少而聰達淵懿沉厚誓投吉祥院從師披剪焉後遊學栖雲門禪師道場明了心決趨彼衡陽衆推說法納衣練若之人若百川之會于朝夕池矣賢不衣繒纈布衣皮袴而已度伏臘必無更易脇不著席唯坐藤牀瞑目通宵除有問者隨其啟

發雍容自持乾德中告衆曰吾有債願未酬心終不了
明日入南窯山投身飼虎弟子輩去尋見雙脰皮袴纏
且存耳收闍維之得舍利無數報齡七十四今小浮圖
藏遺體焉

宋天台山般若寺師蘊傳

釋師蘊金華人也厥性真率不好封植遇事屬情有多
訐直梁龍德中與德韶禪師結侶遐征遊訪名師勝境
至於北代清涼山冥心巡禮後登蒼梧野陟祝融峯然

韶師或隨或否迴于浙來還棲息韶師法會其為人也稠人廣衆往往滑稽有好戲噓者則狎之膠漆如也故高達之者置之於度外矣唯韶師默而識之謂人曰蘊公癡狂吾不測其邊際焉因有疾求僧作懺悔文誦經及密呪各論幾百藏為度方知其密持之不懈嘗謂道友曰吾生無益於人欲投宴坐峯不然石梁下所願早預賢聖之儔也其道友多沮其計以開寶六年七月內無疾坐終如入禪定時炎蒸停屍二七日身無欹側竅

無氣穢及遷神座就寺之東隅閣維煨燼中收舍利外
舌根不壞灰寒拾之如紅芙蓉色柔輒可憐或曰伊僧
別無奇異此物偶存乃重燂熱其舌隨同火色遲久還
如蓮葉遂議結小塔于寺中緘藏後有不信者重燒鍛
凡數十過矣蘊生不言姓氏年齒人以貌取之則年八
十餘矣

宋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傳

釋紹巖俗姓劉雍州人也母張氏妊娠夢寤甚奇及生

也神姿瓌偉至長也器度宏深七歲苦求出家於高安
禪師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凡百經書覽同溫習自是
遊諸方聖跡洎入吳會棲息天台四明山與德韶禪師
共決疑滯於臨川益公遂於錢塘湖水心寺挂錫恒諷
持法華經無晝夜俄感陸地庭間生蓮華舉城人瞻矚
巖亟命攀而蹂之以建隆二年辛酉經願云滿誓同藥
王焚身以供養時漢南國王錢氏篤重歸心苦畱乃止
尋潛遁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會有漁者拯之云有神

人扶足求溺弗可衣敷水面而驚濤迅激巖如坐寶臺
然水火二緣俱為未濟恒怏惋其懷乃於越法華山安
置續召於杭塔寺造上方淨院以居之開寶四年七月
有疾不求藥石作偈累篇示門徒曰吾誦經二萬部決
以安養為期跏趺坐亡享齡七十三法臘五十五喪事
官供荼毗于龍井山獲舍利無算遺骨若玉瑩然遂收
合作石函寘于影堂大寧軍節度使贈太師孫承祐為
碑紀述焉

宋天台山文輦傳

釋文輦永嘉郡平陽人也邂逅求師受業于金華納具足律儀畢翹勤篤勵三乘之學一皆采漸因往縉雲明昭禪師法會不事繁云揚眴之間決了無滯未遇天台山德韶禪翁唱宗一大師之道輦復諦受無疑不為異緣牽轉故三十載隨韶師聽其進否嘗謂人曰悟入之緣猶躡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其屈伸之狀無變吾初見明昭乃若是今學玄沙又如是此所

謂殊塗而同歸今更取佛言為定量之乃覽大藏經三
周徧自是已來逍遙無滯以太平興國三年忽自操其
斧言伐其檀巧結玲瓏重攢若題湊焉號曰浮圖中開
戶入內趺坐自持火炬誓之曰以此殘喘焚之供養十
方佛諸聖賢言訖發焰亘空其煙五色旋轉氤氲猶聞
誦經之聲須臾始絕觀者號哭灰寒收舍利不知顆數
春秋八十四初輦嘗謂善建寺僧說吾死已無占伽藍
可食之地弗如自焚供養望諸賢此時聚柴積下念佛

助我往生只此相煩耳今善建寺中累石為小塔焉

系曰小乘教以自殺犯重戒前諸方便罪是以無敢操
炬就燎者然自殺二例一畏殺須結蘭吉二願往生強
猛之心命終身往蘭吉可能作礙邪復次大心一發百
年閻室一燈能破何罪之有是故行人無以小道而拘
大根者乎

宋臨淮普照王寺懷德傳

釋懷德本江南人也髫年離俗謹愿飾身誦通法華經

得度自爾雖登講肆終以誦持為專務晚遊泗上禮僧伽塔像屬今上遣高品李神福賫幡華上供并感應舍利至葬于新塔下基深窟中德遂誓焚軀供養先罄捨衣囊供身之物齋僧一中然後自衣紙服身纏油蠟禮辭僧衆手持雙燭登柴積中發火誦經觀者莫不揮涕德至火熾燦高其身聊側猶微聞誦經之聲一城之人無不悲悼者淘汰舍利甚多乃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八日也使臣回奏上為之動容焉

論曰界繫之牢不無我所浮生之命連在色身皆自貴而輕他悉已多而彼少而增靳固但長慳貪若驪龍之吞珠猶犛牛之愛尾孔惜翠羽麝護香臍也其如儒氏彝倫孔門徽典以己私之肌體曰父母之髮膚不敢毀傷恒知保慎復有好自標遇三年不見於門生且事尊嚴一坐不垂於堂廡及乎心遊方外教脫域中或大善之克成非小憊之能絆許友以死殺身成仁漸契不拘將鄰直道至有點禮樂薄忠信去健美飲淳和乃有洗耳

辭榮抱石沉水於儒則一倍相反於釋則分寸相鄰佛
乃為物捐軀利生損命與其不拔脛毛為利也伏臘殊
時與其惜父母之親體也參辰各見如此乃驗教之深
淺行之是非譬猶出泉貨而既多入息利而不少我世
尊因地也初唯減口次則脫身車服越共漱之心象馬
過借人之乘輟食菜之地判受封之成用若拂塵捨猶
脫屣復次啞膚待飫剜目副求或指然一燈或身均百
鬻救羸虛之虎化長偉之魚因超劫歸彌勒之前先成

佛享釋迦之位皆從旋習始外財而終內財及熟善根
變難捨而成易捨夫輟外財外財難捨難捨凡夫也捐
內財內財易棄易棄菩薩也須知三世諸佛同讚此門
是真實修是第一施豈不見僧崖菩薩安詳陟於柴樓
大志道人慷慨焚其腕骨人皆難色彼有易容蓋累世
之曾為致今生之又捨捨而復捨估七寶以非珍空而
又空以三輪之絕軌乘茲度岸是曰真歸得金剛堅固
之身畱玉粒馱都之應今之錄也藏則當乎炎暑裸餒

蚊蝱壽則試其浮圖坐中圓寂定蘭感天王而還眼鴻
休拒大盜以償冤明飼獸而破慳超然燈而燼指加其
舌根不壞身溺不沈入薪塔而自焚露赤軀而受咋以前
諸德也念業異熟為所依趣知身是幻幻體何憑悟質
如漚漚形暫起幻從心造假偽相尋漚散水澄浮沈互
有是故大聖幾生所計小乘潤生盡期貴息苦依思除
我倒非謂視同糠粃觀若塵埃譬之寄習學於茅廬附
彎弧於土塚為選登雲之路為求出塞之功然後賜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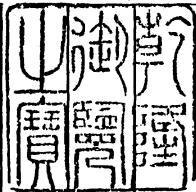
一區門羅八戟方云貴士始利封侯以其乳哺之囊轉
得那羅之器亦復如是或曰用斯聲教化我中華得非
韓吏部所患非楊即墨而況加其佛乎攻乎異端斯害
孔熾對曰正談仁義則道德相懸正說苦空則忠信可
薄還偕韓之譬況坐井窺天非天之咎孔門大旨未能
知生焉能知死莊子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若觀鼓盆
而歌似知不死焉二教曾不言人死神明不滅隨其善
惡業緣受報故有好醜若由業因也是用將麤易細以

弱商強售覓陸之脫形博華鬢之珍服既熏當種而起
現行生勝已生報強前報剝肉眼而招佛眼割凡軀而
貿金軀尼拘之子至微蔭車之形不少是為真語非謂
食言菩薩利他適足以學或曰夫行然鍊善人則不疑
其有不善之人慣嘗剗割謂疼痛為詖諧堪受凌遲謂
炙炮為戲劇或數人而偶作或誑世而強為此則裁何
善根自求辛螫耳對曰雖則頑民喜忍惡少耐傷且經
念以然燒或浸誠而餽飼冥招善報已種良因以浮泛

心得浮泛報昔有女子戲披袈裟婆羅門醉著法服具
緣會遇道果終成也或曰義淨傳譯重累再三令勿然
煉伊人親遊西域備熟方宜至乎教乘罔不詳究不許
毀傷何邪對曰此專縛阿笈摩之教安能沮壞摩訶衍
法耶設或略捨內財決定當圓檀度故莊嚴論云若能
施自身命則為希有成菩薩檀度也將知四轉出世十
善行時有道則堯下足淳民奉孝則曾家生令子我聖
上踐祚之四載兩浙進阿育王盛釋迦佛舍利塔初於

滋福殿供養後迎入內道場屢現奇瑞八年二月望詔
於開寶寺樹木浮圖僅登于尺先藏是塔于深龕中此
日放神光亘燭天壤時黑白衆中有煉頂指者有然香
炷者宣賜物有差苟非大權菩薩大福王安能激勸
下民而捐身寶者乎直令此地螺髻見而珍寶成還覺
其時驚峯淨而土風變范雲綴史紀數色之徵祥王劭
編文書幾州之葬塔隋分舍利唐瘞真身比乎我朝田
隴與鐵圍爭其疆畔耳此篇所載成傳開宗令能忍難

忍之人既亡若在使捨身受身之者雖死猶生圖五芝
於草木之前列四瑞於鱗毛之表詩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式者也



宋高僧傳卷二十三